



玉介園存稿卷之八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序

贈辛順菴年兄令長治序

仕之可以行其志而澤施於民者莫若縣令操
簿書躬猥瑣而役役於俯仰者亦莫若縣令夫
之至得揚於天子之庭世所稱榮
外而勞佚榮辱殊矣自非有道
以內之佚者爲榮外之勞者爲辱也

於仕也非以爲榮也以行吾志而施
明簿書猥瑣而役役焉者正以成
奚羨彼佚且榮哉曩余家食時每覩
郡邑長吏往往有不安其職若將浼焉者有獵
聲華而徼於速化者有委其名行而務於自殖
者求其施澤於民而思以行其志十無二三焉
彼其窮居之所誦法師友之所討論豈不願爲
良有司執外奪於紛華內急於榮祿乃囂然喪
其初志意其爲人非縱情於躁競則靡志於詭

譎隨究其衷槩乎無所植立也余每竊鄙之然
無以自攷自信亦不敢妄以語人今歲來舉進
士幸獲從海內諸賢俊後已而觀政御史臺則
與吾順菴諸兄日相朝夕順菴與余敘次屬當
爲今余日舉平日之所論次者而商訂焉而順
齊魯士也其顏愿而慤其言朴而忠其才

自表著其志確然而不可撓嘗曰吾
素吾位脩吾職而已遑計其他居頃
富注選授長治令余馳往賀順菴喜

余青齊人也授我以晉之北鄙吾得
矣因語余以銓部登謁之數曰內外
矣余曰君少動於衷曰茲以成吾志
也吾又何羨焉余以是信順菴之爲有道之士
而所謂紛華榮祿信無所萌於衷以其養定之
素出其緒餘以爲令又何施而不可於是順菴
將行同事者例有贈言澤野諸兄謂余有一日
之長命余執筆焉余曰以言贈人古之訓也顧
余非其人也無已則舉余向所論訂者而申告
之然余將待次以往順菴何以處我曰君請無
忘臺中之言允蹈之而已矧 聖天子洗剔蠹
深海內之士方回向易慮吾輩幸適逢其時願
交相砥礪俾他日談者稱雋於吾榜有光斯相
勗之意也遂書以爲別

贈舒中陽年兄令東莞序

之春 天子命會試天下士時以禮
有九人廣之全州舒君中陽在焉
物冠視榜中諸同年年最少余從衆

即知其非凡品及同對 大庭則見

人下言談政事鑿鑿中肯綮余退而告

曰中陽君今之賈洛陽也既而相與周旋於二師之庭則見其儀整而泰其顏溫而莊與之處不言而飲人以和余退而告諸相知曰中陽君今之黃叔度也久之諸同年中無不敬慕中陽君者而本菴楊子尤爲莫逆本菴數從余言曰中陽妙齡粹質處以館職清秩儲養之以老其材他日所至殆未可量已而果膺館選

既久弗果則拜東莞令以去本菴子曰甚哉資格之不足以盡人也以中陽之才之美顧宜使之爲令耶余曰驂騑駟不歷險不見其能太阿龍泉不磨淬不見其利以中陽君爲令亦若是而已矣中陽君則過余言曰余束髮誦詩書操觚翰卽人情世變一不以置於心乃卒然俾爲令以嘗諸艱余茫焉罔知所適從矣諸君亦爲中陽憂之暘谷子輒然笑曰之過計也夫余以中陽君之似賈生

徒以年相若耶乃其材質誠似之矣
今時爲令諸君亦將憂其不勝乎
僕瑰偉之士率由天授豈論年齒哉
甚哉諸君之過計也或又謂中陽君治當先嚴
嚴則羣下懾服中陽君則曰余性不能嚴卽僕
御輩未嘗加訶責乃余觀中陽僕御則競然整
矣蓋務德化者也且廣之東西其壤接其俗同
其民性顧有異乎中陽君處家宜家處友信友
卽以處東莞東莞之民有不服且化者鮮矣又

安事嚴哉頃者廣中羣寇肆孽 聖天子命師

芟蕩遂克底定瘡痍之民方厯 當守軫念中

陽君以其慈惠柔和之政安養而噢咻之固有
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者他日嶺南使者報最知
必東莞爲稱首矣本菴子喜曰知中陽者無如
楊谷且賜谷未嘗妄譽人其必有所試夫然余
君之行則又不能不戚戚於懷昔人謂

友則鄙吝生今中陽與余爲數千
愛鄙吝之日滋也是豈爲同門之私

君必有以慰我矣

相年兄司理蘇州序

魚自古稱名郡山川人物之秀生齒物產之繁甲於他方故受命茲土者率多奇傑瑰偉之士非是莫獲應選是歲郡理缺司銓者以三湘君故荆楚世家自爲諸生時卽瓌然負聞望弘邃博洽之識精明敏贍之材靡不諳貫以之而施於有政固若乘高屋建瓴水驅駟馬騁康莊霈然莫之禦也茲拜命而往同事諸年兄往

送之郊三智君顧有難色再拜而請曰余聞姑蘇地廣民稠珍綺攸萃四方商賈錯處于其中風斯漓民斯黠俗尚斯靡比歲旱潦相繼獄訟繁興爲司理者不亦艱乎諸君其何以教我沙濱單子曰折獄莫若公公則藻鑑懸而奸慝息理稱明剡川王子曰辨贖莫若智智則羣疑見司理審理稱斷鳳樓張子曰集事莫若敏敏廢弛振理稱平暘谷王子則作而平諸君之言弗公則民議雖日撻而

行弗智則民慝窺伺至而奸宄日熾
 庶務弛而綱紀浸以潰雖然此皆
 湘君優為之也余聞折獄者尚仁而用明者
 戒察故易於中孚之象而曰議獄緩死於明夷
 之象而曰用晦而明聖人之意豈不可想識哉
 今夫干將莫邪世所稱神物水斷蛟鯨陸剗兕
 虎稱銳者信莫過於此矣然必韜之寶函藏之
 礪櫃非有大故不輕試焉所以養鋒鏑也苟日
 取而示人使人不可向邇其傷若亦多矣故

為政者若持劍然相時而置法稱物而平施養
 明納辨行所無事政之上也是故地無廣狹惟
 智則均施事無繁簡惟敏則均集俗無淳澆惟
 公則均洽以三湘之才之識合三者施之而本
 之以仁守之以默何憂於姑蘇君往矣登虎丘
 之墟覽劍泉之勝因憶余前說用是以蒞吳吳
 不稱良者哉即他日立朝霜威
 早之而望之者自凜凜若也王君起
 啗兄多藥石之言而賜谷子深矣故

例有贈序遂序次其言以納諸三湘

澤野年兄守壽州序

澤野傳君蓋晉陽有道士云今年與余同舉進士奏對列高等當授京秩顧君以國戚例不職內天子乃命守壽州今之世多先內絀外縉紳屬亦或以是爲軒輊澤野君則曰予志在澤民無幾微見顏色趣裝行矣故事凡蒞官同年同觀政者致贈言諸兄咸以序當屬余余受

知於澤野君最深誼不容委君狀貌碩頤才偉氣充足儷漢之循良者俾展其蘊何有於壽守而況生平抱伊傅之志乎昔伊耕莘野說築傅巖當其窮居之時已預大行之具及其出也經綸之效若素有之何也其致主澤民固有道也八臣之事君也豈曰擇地而施乎夫內秩近君

君者善則歸君事分而功隱近民氏事專而功顯矧守帥者吏民之表也顧不重歟又壽州隸鳳陽我聖

仰天下號稱中都猶夫周之岐邠漢
 也入其尤重歟予聞之視水之形視民
 國初之醇樸已以澤野君臨之明毅簡肅釐其
 士民士民煥然易其觀聽傳曰躬行謂何耳又
 曰化隆者閎博將壽之境土四嚮而慕是則是
 倣其治不猶反掌耶予卜今之壽不啻漢之穎
 川南陽焉爾矣雖然莫邪瑚璉出於金玉然必
 先鍛鍊琢磨而後去其神明之器達齊莊之用焉
 澤
 玉君子也由茲筮仕備詳天下之故
 以展其蘊于臺采方岳間位日隆化日廣熙熙
 皞皞以登堯舜之治其必自今壽始矣君行哉
 致主澤民莘野傅巖之志固君之素志予不能
 舍是而別有望于君也遂序以贈之他日當有
 徵于予言也夫

靖江新志序

靖江也江自岷山東注界地紀為二夾維
 間有洲隆起名馬馱沙從可百里橫

阜物繁居然沃壤也歷朝沿革靡一
秦興或南屬江陰乃若建縣則自成化

辛卯始迄今且百年矣靖故未有志前令周
唐二君蓋嘗志之咸未及成書以去逮西安王
君而志乃成然亦畧矣嘉靖癸亥余承乏是邑
登孤山之巔俯中流之勝而四境式廓萬井密
比罔有遺覩思以順土宜采民風而故牘之猶
有遺纂也慨然興焉夫釋老之廬異教也水石
之奇物玩也而修記之士猶託之載筆矧乎茲

靖則畿甸之上游江防之雄鎮也往跡匪志則
弗章來代匪志則同詔治與時宜政由俗遷而
變革興墜于百年之內有不可勝書者矣然典
故刪述必藉乎土著耆德夫子所謂文獻足徵
也故舉而屬之近齋朱先生先生為之稽吏牘
詢故老搜逸事披荒碑踰年告成而余業調常
行矣代余者為仁和柴君圖梓之以稿來
言為序噫靖前乎此僅一渚耳幸際
為縣張官設教與三吳諸邑並入職

則又彬彬然文物聲華旣已脫鳧
之陋而躋神州望縣之列矣是志也詎
竝之所藉以爲重者乎乃今更數君之手歷
數十年之久而始克成編抑亦有待于其人邪
顧余實始厥事則序言有不得辭者于是原邑
之建置與志之纂述以復于柴君并以質于朱
先生焉

訂正通鑑節要序

尚書春秋其史之權輿乎自漢司馬氏倣尚書
爲紀傳宋司馬氏倣春秋爲編年厥後人又各
倣之而上下數千百年治亂興亡之迹昭然若
發矇矣大都紀傳以經之編年以緯之可以兩
存不可以偏舉惟史才有工拙而書之傳不傳
係之矣昔余令靖江獲交於邑博吳君覩其容
巽而和益古雅長者也聽其論正而該又博物
余方悼靖之僻可與言者無幾洎得君曷
已音之是然也久之出其所著通鑑節要
之卒業則獵經蒐傳闡幽索隱合劉

山及溫國公數百千卷之多而采菁
為數帙俾藏者無充棟之煩讀者無望
之苦意亦勤矣夫自資治通鑑成書而世儒
各以臆見為一家言於是有詳節有類纂有紀
事本末彬彬雜出大較溫國涕唾之餘而末學
佔畢之助也今所戶列而人誦者則少微氏一
書師以是課弟子以是業而有司試士亦章章
是也然古君臣之微言懿行姦雄之大慙隱慝
則損之又損幾無孑遺矣茲博覽之士莫不病

其寂寥而簡短也今君之撰與少微多異司亦
博覽者所急欲覩也可無傳歟夫仕優則學古
之訓也而今仕者則朝通籍暮束書舉平生之
業而弁髦之矣君之仕固多暇日而又所職者
文事然日支太倉而醉醇飽糈頽然於青瑣之
上者不少也而雌黃於鉛槧之間如君者不足
亦余既善君之克舉其職而能以未究之志
述如此故樂為序之君名某號某廣東

懷堂省丈擢守黃州序

江夏地介乎長淮大江雲夢之間自昔
名區於楚中而今之薦紳先生宦游其地者
往往謂黃人輕狡難治及攷圖牒所傳又率稱
黃人好義鮮訟醇美儉朴庶幾有齊魯風而薦
紳宦歷之言近在耳目又似可信皆未可知也
然昔也王元之蘇子瞻諸公乃得以宦轍移徙
居之而輒愛戀其民歌思而不忍去今也縉紳
先生乃率以美秩遷補似非所宜而居其地者

又鄙其民爲不足治則予皆不能知其說抑王
蘇諸公之遺風餘烈往往而在而黃人思之亦
復尚彼不尚此由是觀之黃之人心豈盡異於
古哉懷堂孫君之於武選郎也嘗願治郡以稍
究厥施屬黃郡守闕銓司以非君不可或謂黃
人難治非所以待君子謂黃非難也恨不得君
治之耳卽云輕狡善訟非其性本然也人情
不足以勝誅求則訐詐以禦其上苟上之不
使詐且訐不能也君嘗令祁門矣祁

輕狡善訟者耶君身之以苦淡而蒞
明不再暮而祁之人爭愛慕焉以治行
一人兵曹數歲日飯一盂歲衣一縑躬校簿
書一髮不假借復耿耿如縣令時向使黃之人
早得君正身厲節鎮坐而風帥之必將媿縮汗
下不能出變詐又何善訟爲也且君嘗與冲宇
顏公緯川馮公自少相訐思砥礪其廉靖之節
以更化易俗將以試之盤錯難處之地而日者
緯川爲楚藩伯冲宇爲楚學憲二君者拊循洗

濯攬轡而臨之于上君又介同行之志脩倡行
之政拂其近深還之古道直旦暮間事耳夫太
守官尊展布易爲又得二君之助爲當益力且
今之時非曩時比也黃州之政何有於祁門哉
君行矣登覽竹樓月波之槩徘徊赤壁快臺之
下誦王蘇二公詩歌文采求其所以用心乃知
日黃州不異于古所云而今之治黃州者庶
幾古人于簿書期會之外可也予與君同寅
代君爲郎于是乎言

瑗洲省文擢楚藩少叅序

吳公由武選大夫拜楚藩之少叅且去矣
與諸大夫爰有贈言乃以屬王子王子曰予
觀大夫之仕而知天下之政也夫足食足兵孔
子語爲政先之矣理財用人方屢厯 明詔亦
屢見封事中誠孔棘矣顧籍所覩記曾不什一
曷故焉蓋上每主久任之議而鮮其人下卽有
久任之人而罔其實甚哉久任之難也大夫初
第進士授職方郎卽薦秩武選武選故司馬首

曹其世及之勲家應襲之胄士與夫內外遠邇
大少功曹陞調之區別悉由之故條例甚繁奸
弊甚劇曩職于此者自予耳目所知徃徃僅期
月卽外補或他調大夫自駕司掌武選越四年
于茲矣余見大夫動咨彝典舉愜羣情凡事務
芻午情僞互出大夫若燭照數計而毅然予奪
人之卽老吏大猾兀兀不敢出一語京師多
要客大夫門杜私刺銓法外不秋毫狗若
之粹也司事本重鉅然亦瑣屑大夫

每語予練軍實墾荒土爲今時第一
言論簡明肫切又一以身任之如鑑方拭
乃新出于劍如萬石之弩初發于機予固多
大夫慮天下至深也以故君子嘉其貞小人懷
其惠人人樂有大夫而武選稱易焉向使大夫
亦如曩昔僅期月外補或他調卽欲爲武選謀
可得哉可得哉蓋久則志意精專涉歷周徧聞
見融而事機熟篤實積而光輝生固所必至也
大夫且去矣其何有于楚予故曰觀大夫之仕

而知天下之政也諸大夫曰曷說焉王子曰車
利陸以施于水則濡舟利水以施于陸則泥言
有限也今天下大患在兵弱而食匱民已困而
吏無良楚實共之矣大夫卽司武選者以式序
所部吏卽居常爲予語者以講武事而修稼政
自久仕于都者以久仕于楚彼所謂兵食者理
用人者殆不爲虛談觀厥成矣雖舉全楚授
安足難大夫哉大夫所部僅在長沙寶慶
簡可臥治曾是又足嘗大夫哉大夫

車可陸舟可水者也殆古所謂通儒

大夫且往矣他日 天子問時政而思昔

任之議柄政者且舉大夫對僉曰是曾久任

武選是曾久任楚藩是曾久任在在展采馳聲

者 天子將召大夫大受且以風天下久任矣

諸大夫謂王子之言知大夫遂書其言以贈

送胡二溪貳守毘陵序

余昔客游苕霅之上見父老談德清令尹之政

輒欲往觀兵風已而聞以憂去邑之人若失慈

母及壬戌余成進士年友饒君城山數向余道

其友胡二溪之賢余因得扣之即曩之令德清

者既余領邑吳中而公自滑 召入客部職典

屬國又明年余亦入為駕部郎實共茲役時公

已請告歸每從館中覩公翰墨輒躊躇愛慕以

不獲從公游為恨會諸縉紳稱當今作者必曰

陽胡二溪胡二溪云乃知公不獨以政事著

文章鉅公也未幾君以才名見忌竟

之乃起判淮揚度支是歲之春余承

亦量移倅茲郡竊幸十餘年願見私
和以慰愜然猶竊疑公爲海內偉人必其負
自高胸中鬱憤或亦未能遽遏余之鄙陋媿
不足以從公後及余抵郡而公適來見其謙和
易直洞無城府間語往事無幾微見顏色向之
所稱文章政事誠不足以擬公蓋充養有素而
所謂道德之士也魏郡地僻事簡余得日待公
優游談古昔酌酒論文相與甚歡也已乃忽有
貳常之命月旣望束裝行矣余率諸僚屬觴焉

衛水之上惟時秋色滿郊握手悲愴而魏之人
士亦牽裾挽轅戀戀不能舍去夫公之蒞魏連
兩月旣已信於友而又獲於民何其誠精所至
神捷而影附耶或謂公曾令滑惠澤未湮或謂
魏俗淳龐其仁易洽余曰不然夫士君子之繫
思於民豈以時之久近俗之淳澆哉其所以入
之心固自有在而非沾沾之仁煦煦之惠也

遊昆陵矣每遇季札之墟訪子瞻之蹟
表徊瞻眺恍若覩其英爽夫季札本

瞻偶僑寓非有澤施於民何至於今
之也要必有以致之耳二溪公在德清則
清思在滑則滑思今去而之常也魏博之民
又戀戀其若是焉知異日常之人所以尸祝公
者不與季札子瞻並哉矧荆水東連苕霅昔之
餘潤芳猷常之人蓋嘗耳熟而目覩其所以幸
公之來而悲公之去固不啻如魏博間哉余知
常之民有并州私故於君之行旣悲其離而又
慶其往因敘其素所嚮慕於公而預以告於常

之人也

家禮要節序

余家自先世敦行族約其所以節文之者實惟
文公家禮因刪繁撮要稍稍損益俾簡而易從
總爲一帙曰家禮要節曩余令吳時曾攜刻焉
顧吳俗尚奢而入於靡頃領郡魏博魏俗則樸
近於陋夫奢則蕩而難挽樸則儉而易循古
言爲禮之質魏俗其殆近之余見今之爲
鄉約爲首務自監司以至守令往往

禮也舍禮則奚約哉夫禮非強世因人情而
之節文以爲民防者也故能止邪於未形使
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孔子之論政曰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余誦法孔子者躬行君子余實
媿焉乃若防民之淫而挽俗之陋誠不能舍禮
以有事矣旣已申明鄉約因刻家禮要節頒之
州邑願諸大夫相與共成之

贈朱雲嶽擢南計部序

余聞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又曰知子弟莫如
師信然哉信然哉余與今禮侍南明諸君弱冠
締襟帶交江右賴君印岡與余同在樞曹最契
洽二公皆海內碩人縉紳中所希覲雲嶽丈故
從二公游二公每向余稱朱君蓋古君子云余
豔慕久之會領郡魏博二公又以余得賢僚友
爰及至郡則朱君名琅琅響魏博間已乃稽
顛其牒判參胥輿之懾志采人士之驩
雅致又稍聆其吞吐探其中更疏通

一物信朱君君子哉夫人泐忍脂韋
身然無復規益少厲振之又鱗甲可畏喜誇
多變革固駭人聽觀卽拘文牽故又僅僅守
尺寸不敢以展乃朱君襟抱甚冲抑然有大議
大疑則揮霍風生莫可當其才甚通然却歛芒
銳不自表見其斷案甚嚴薄漢庭老吏不爲恒
推赤心置人腹中其學甚閎文甚麗然多内腴
而樸外余益徵二君言信朱君君子哉自余領
郡符日惟負擔孔艱是懼旦夕幸徵君惠得無

符名於百姓以忝有位則君固余益友也三月
留都計臣疏曹中郎缺當銓者謂財賦根本須
君乃濟因列君名上可之四月報至余邑邑數
日夫共蔭以息者將別而欵同轍以游者臨岐
而戀此人情物態而余與朱君豈亦爲尋常黠
然別耶大名故殷沃俗好華腴邇來賦役繁興
如懸磬而尚有虛名夫勢不可不挽也里中
冷坊酒肆中又酣于博一擲千金不
益夫源不可不澄也潢河漳衛之水

併至氓不能禾轉徙流滯夫困不可
爲也地與山東河南軍屯繡錯健兒率悍訟
自勘之牒日紛紛下夫控制不可不講也余雅
致欲少經理去其太甚者惟朱君商畧與我共
此漸就緒而朱君去矣余安得不邑邑哉顧廟
堂諸老特念儲精推君則南曹計理之績與北
地循良又有先後余寧能以一方故私留君卽
君垂情此中亦莫能自留然君雋望騰茂中外
共欽茲行又當拜新命翱翔省垣爲溥海蒼

赤造福當益有以副所期屬繫余與君所商畧
經理者必槩于中異日陳封事蠲滌滲漉渥澤
此郡應獨先也君念哉君念哉於是臨河設社
帳命童子歌南陽季之謠酌君君瀝酒矢曰所
不惟天雄是念者有如白水遂解纜

大名府歲考錄序

大文章之興起不信有機乎機之未動卽師弟
處乎一堂耳提口授或不能挽回其一二
則不越呼吸指顧而所以轉移變化

附之速蓋有徵於斯云曩余奉 簡

入雄也得校諸生文間多質直而乏色澤之
觀卽有美氣質又往往尚記誦侈浮靡而罔尺
度均之未足以希大雅之一賞余慨然思所興
起之乃以狀請諸督學侍御仁泉傅公報曰興
學育才惟我職守惟我素志郡所議當其悉心
舉行務臻實効用昭我當代人文余奉檄惟謹
爰進郡邑諸生願就學者延蒲學博吳子欽于
元城書院卒業焉旣月餘余試之諸生文稍稍

變又數月復試之則勃然以興又試之則彬彬
然而文質並茂矣余歎曰美哉茲非昔日之諸
生耶而何遽爾也未幾公按郡羣諸生糊名鎖
院而試卽第爲高下凡在高等者多出書院人
公甚喜爰擇其文論若干篇屬余梓諸郡齋工
竣余一一展讀復歎曰茲非昔日之諸生耶而
何遽爾也豈非一機之感召耶昔宋歐陽永叔
文靡敝毅然以復古自任旣典試事有若
而文稱雄當時翕然曰歐陽子今之

卷之八
爲歐陽子鄉人文章政績良有衿契
入方提其機諸生思齊蘇曾以思承公德意
以鳴當代使人誦曰傳公今之歐陽子直如斯
已哉余日望之矣諸生勉之

論學正宗序

余庚午來守魏郡幸地方事簡政有餘閒明年
增修元城書院羣十二庠諸生其中而以禮延
長垣博士毘陵吳君掌其教日有課月有考大
槩經書義居多論亦錯出乎其間吳君每序第

先後以示余則見義之優者十猶有二三而
論恒百不得一非艱於命詞卽疎於持論其視
初場文僅增益字句耳無大辨也心殊厭焉雖
時加批竄誨之以前後闔闢照應之法而諸生
莫能悟也夫赤舌而誨射不若樹的之可期待
手而教工不若運繩之有據因命吳君盡取歷
科程墨槩諸家論合選之必其議正其格嚴其
詞又足以發者錄反是卽棄而弗與凡
有奇爰授諸梓以便誦讀而題其名

宗蓋亦如射有的工有繩始學者庶
矣雖然此法耳若夫超于法則巧也
在諸生自得焉余與吳君固不能爲若言也
已

策學正宗序

今制以經書時義取士而終以策問蓋古人射
覆之遺意而將試之以經濟之畧也夫士在膠
庠呻吟佔畢卽墳典未遑悉究矧談時務考政
體豈草莽未効者所能通曉哉而主司所試往

往設疑問難搜僻窮奇則將何以應之余羣諸
生於院與學博吳君朝夕課督於時義論學旣
已咸示法程諸生亦漸漸淹貫吳君仍取其友
人徐警弦選次程墨諸策稍加損益釐爲四卷
諸生復懇余梓之夫英賢萃於 廟廊而訐謨

經術茲編也皆英賢之精思經術之奧語

主書而弘綱要目凡天地之變化帝王

是賢之學術民物之利弊亦畧具之矣

絢綉於續織之家觀奇珍於都會之市

然奪目其所以取而用之非精識者莫
余之爲茲刻也誠冀諸生之辨而用之
以撫拾記誦望之哉

楊少師職方郎官疏草序

少師虞坡公曩官職方時與先大夫同曹凡三
載寔相好也先大夫歸杲尚在髫年每談海內
交游輒稱負天下望卓然古柱石臣宜莫若少
師杲心識之後十餘年杲兄果先以職方備公
屬員得錄翁職方疏示杲杲恨不全覩也乃壬

戌歲杲偕翁伯子大叅登進士旣亦備翁屬員
於是盡得翁疏而讀之杲矍然曰先大夫言在
耳也今誠然哉夫國之大事在邊而職方蓋專
司云督臣身寄邊徼馳羽書請便宜機權相生
利害不旋踵唯職方職難矣 肅皇帝銳意邊

下凜凜其明日月其威雷霆稍報警輒詔

又益難矣公官職方凡六載爲疏凡六

如京營疏以重 帝都薊遼疏以嚴

流以峻南北之防宣大偏保陝

各齒之勢率皆集衆思而獨斷
聞訓戰守明奇正慎沿革酌用舍
至查議建置優恤隄防之屬至蹟至
而坐收萬全蓋穿揚貫札之絕技
乎朝至朝以聞夕至夕以聞一搖筆而數千言
無加點也蓋探囊轉樞之易易乎督臣遣牋憲
臣上封事日以十計卽不亦過半又輒數千言
卽不亦千餘言一啓緘而首尾洞然情僞利弊
可否綏急犁然無餘算也蓋燭照數計而龜卜

乎于時邊鄙不從督臣無慮

入子釋外顧勿

論也公三秉鎮鉞兩握政樞東南奏倭西北奏
虜所至奏公勿論也今迹公草疏時凡三十載
歷大司馬轉職方氏凡幾循之則得策違之則
占誰能越公一武也夫古稱負天下望卓然爲

任石臣其非常視明矣固自有真耳公德
才與誠合念念事事惟在軍國自筮仕
愈尊名益重事業日崇而公固一真
大真則純純則不已至誠合天之道也

八乎杲故曰公今日之事業殆洋洋乎
命殊錫而立言者張之曰公繫安危如郭汾陽
決勝如裴晉國審幾如狄梁公不亂如曹相國
不爲已甚如司馬端明夫益信然矣杲梓公疏
以示不朽更藉以永吾世好如一日遂附之

東游贈言序

嘉靖癸亥余初仕令靖江靖蕞爾江洲其俗嗇

而少文獨朱氏以文學世其家是時在明弱冠
爲郎翩翩才秀意氣軼古人余一見投契明年
余移令海虞靖人士靡不戀戀而余尤不忍別
王明追余官郎署在明待除京邸朝夕過從余

博在明以大官丞使楚迂道千里過訪

亦有掛冠想卽相與訂台鴈之約已又
出兵使者在明亦旋里得數敘甚歡丁

王明追送江上復訂東游期忽忽十

往來無虛歲丙戌春余躋稀年矣在

亦

虞山古檜圖為壽只云偶牽家累入

火登堂... 觴踐夙約或謂在明姬侍繞膝聲

滿前詎能遠涉千里訪舊故乎予未以為然

乃九月五日方獨坐庭除松下調鶴忽道衣跟

踰而入予張目視之則在明也相與握手大笑

在明惟予鬚髮盡皓予亦驚在明鬚數莖變白

復與感歎遂相攜過玉介園談敘竟夕明日登

余家山華蓋頂已... 泛舟陽湖信宿墅中正值

九日遂鼓棹入仙巖窮討幽勝時家園黃花始

芳返...

大夫... 公衡先生雅好文士數

於邀歡... 詠方... 衣為鴈蕩行而在明適病

旬日不能出甯強... 而台鴈之興勃然十月六

日遂裹糧而西予力不能從矣在明自少好奇

文彌篤雖塊處江洲而游踪蚤遍海宇諸所

咸膾炙在明嘗與余言登覽山川必力

識足以賞勝才足以寓勝而又有地

勝茲游庶幾能兼之然抵甌甫彌月

旬卒卒言歸於永嘉山水僅得其膚

遂壑奇絕靈區竟夫能窺探余謂在
十餘年始酬今余已就衰君亦非壯
之累方殷續游得無倦乎在明則謂
海上多仙山而吾園與墅皆昔所稱鍊昇
庶幾安期羨門之流相與徜徉期余他不
老而亦自期恣游方外異日肩瓢過我於雲水
深處游蓋未艾也汪明別去諸與游者咸爲詩
次贈其行感念今時因述交游始末引於卷首
可以訂後約云

江心志序

甌故稱山水郡其地一江中有孤嶼夾兩山狀
狀金焦東西建浮屠中爲寺自唐迄今間廢而
興成化初寺僧弘斌輯江心志詮次無法頃余
奉慶隆語從子蘊爲志志成序曰甌之山奇
如鴈蕩峯泉澗谷靈峭萬狀然宅幽而阻
不可上且羸糧艱負梵宮日廢非好奇
者至孤嶼麗江上烟波爲鄰市郭相
與發則振衣而往一棹可航醜酒擊

辨朝昏風月之境用之無禁而取之
方視搜奇抉勝於深崖峻谷者相絕也昔袁
蘇長公游金山適中秋一碧無際加江流
如月色如畫遂登妙高臺令絢放歌予每於
此輿欣賞斯景若撫謝亭而懷康樂摩宋翰而
感靖康拭文碑而吊信國展卓祠而哀忠貞後
先聲蹟烺烺爲江山生色而盱衡擊節憑虛四
顧吹臺引子晉之壺華蓋想容成之室象浦迨
襄陽之詠白鹿洲記至之跡靈峯繡錯景光滄

目又未嘗不徘徊而與息也嗟乎天地積水大
千土堆江山人天之觀皆幻境也釋氏語云若
境起生滅如水有波浪却爲此岸離境無生滅
如水常流通卽爲彼岸此其旨通於吾道予嘗
志江心齋居靜觀憮然有悟焉然則所志秀靈
遺事蓋莫非明心見道之助也或謂名
寂者王之可以永託彼山水永託者
知志可以觀哉

愛荆封君六表序

彌治既久和淑之氣磅礴炳蔚
篤生淵懿明博偉特之佐匪徒錫
彙才猷贊弼理化而尤以康寧壽考集
彙使之咸以承天之慶余溯漢唐迄於我
明蓋自嘉隆以至今日

於吳楚之間竊觀

翼軫之次

時二三元老如維揚李公海虞嚴公與今元宰

荆襄張公皆以黑頭入贊機密

榮

映背一腰玉拖紫並躋羣其為海內所仰羨

